

今年是建军九十周年,作为一名军队的文艺老兵,我曾经奔赴在炮火硝烟的自卫反击战线、九江抗洪的决堤、汶川地震的灾区……我上过海拔五千多公尺的雪域、下过惊涛万顷的南海,走进了渺无人迹的深山、穿越了一望无垠的大漠……目的只有一个,因为那里有我的士兵兄弟,去为他们歌唱是我的责任。

难忘的演出有很多,但最早留在我记忆深处的一次,是在三十多年前的自卫反击战中,我在南方边境慰问过一个白云深处的哨所。

那天一大早,我们就出发了,爬上山,翻过了好几道坡,来到了哨所。说不清是山高还是云低,站在哨所的“门”檐下,随手可抓住那些在钢盔边、枪尖上撒欢的云。

哨所在山头的背后,是一座水泥石块筑起的简陋工事。迎接我的圆脸战士自豪地说,这是他们用汗水搅拌着水泥盖起的“家”。这话我相信,因为我几乎是赤手空拳地上山来,已经被累得七嘴八舌的,而战士们却要用肩头扛来一袋袋水泥,一块块岩石。

简陋且简约的“哨所”很小,

有两张床紧贴着石壁摆放着。说是床,其实人真躺上面了,恐怕连翻身都难。站在连转身也难的床之间,我惊讶地发现床上的床单白极了,显然是刚刚换上去的。仔细看看,哦!那床是在空子弹箱上搭上木板做成的。同样是用空子弹箱做成的“床头柜”上放着一只罐头盒子,里面插着一束红彤彤的野果,果上还挂着晶莹的水珠。

圆脸的小战士注意到我对这野果有点感兴趣便说,这是班长早上从山坡上摘回来的。我这才看见,还有一位五官清秀的老兵一直一声不吭地跟在我的后面。我回过头来握着他的手并由衷地称赞道:“你们的内务搞得真是有模有样啊。”班长不好意思了,喃喃地说:“那是为了迎接你们来。”这话我也相信,因为我想象得出,在这连草木都是雄性的地方,平时他们会很随便。

我走到他们的床前,雪白的床单下垫着崭新的毛毯,圆脸小战士快人快语,说这是去年总后勤部派人来了解边防战士的生活,专门为高寒地区的哨所增发

的。说这话时,能明显地感到他和班长都有点激动。我像所有下基层看望战士的首长们一样,也照葫芦画瓢地掀开了床单,关心地摸摸这毛毯够不够厚,够不够暖时,却意外地发现了一本显然是人工用牛皮纸装订成的剪报册。我想看看,发现班长扭捏了一下,红着脸,同意了。

打开那精心粘贴的册子,里面有不少从报刊上剪辑下来的警句格言,还有一些手抄的流行歌曲。扉页上是时下最流行的一首歌词“没有花香,没有树高,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,从不寂寞,从不烦恼,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……”不知为什么,此时此刻在这种环境和情境下读到这些文字,心头竟涌上了不尽的滋味,一半是酸楚,一半是热流。我几乎是在微微的颤抖中往后翻着册子,在册子的后几页,我看到居然还贴着好几张有各种姿态微笑着的女明星照。望着这些照片,望着这两位已经将头埋到膝盖里的年轻战友,我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,我们都憋了好半天,还是那位爱红脸的班长终于先于我憋出了一句:“看

见了这些照片,我俩就真的不会感到烦恼和寂寞了。”我更加语塞,甚至感到了丝丝羞愧。他们的确辛苦。他们远离家乡,远离亲人,来到这荒无人烟的山头,每日面对着近在咫尺的敌人的狙击步枪,默默地坚守着祖国边防线的这一方土地。他们每星期只能有一个人下一次山,去担回些罐头食品及日用品;他们没有电视,没有娱乐……

我说,我给你俩唱首歌吧,就唱这首《小草》。他两鼓掌了,继而,在我的歌声中融入了他俩的歌声:“春风啊春风,你把我吹绿,阳光啊阳光,你把我照耀,河流啊山川,你哺育了我,大地啊母亲,把我紧紧拥抱。”当歌声在山谷中渐渐消失掉最后一缕余音时,我们彼此发现,大家早已泪流满面。

下山时,他俩依依不舍地把我送到山坳,圆脸的小战士趁班长不注意,往我怀里塞了一包香烟,要我在山路上解解乏。而因为我不会抽烟,阴错阳差,竟没有收下。当我走出了好远,下意识地回望时,看见他俩依然站在那里朝我挥着手。

从此,每当我看见山头上飘着云,就会想起那小小的哨所,想起我为两个战士的那场演出,想起送我香烟的士兵兄弟。

上海今年夏天天气暴热,气温高达41℃,7月21日创造了40.9℃的史上最高温。上海徐家汇气象台站观测和记录气温是用放在离地1.5米的百叶箱里的温度计测得的。史料记载:1872年,法国传教士高龙鞑在徐家汇创建了观象台,1879年,观象台首次较准确地做出台风预报,揭开了上海天气预报的序幕……

老上海大暑天,电风扇是稀罕物,不像现在上海家家有空调、冰箱、淋浴器,住房宽敞,冷饮随便吃,双休日在家看看电视喝喝茶,饿了吗,手机一按,外卖送到,微信一点,西瓜上门,有条件的一家老少飞到阿尔卑斯山度假避暑得清凉,豪华游轮周游世界,马尔代夫看日出,澳大利亚观晚霞……

1934年夏,为上海罕见的大热天,7月12日极端最高气温40.2℃。黄包车夫脚底烫伤,码头工人热倒在船舱,路人中暑倒毙在街头。那年头,上海屋檐下沪人住的房子又窄又破,大伏天,老弄堂里垃圾遍地,老鼠乱窜,污水横流,城市卫生环境一塌糊涂,百姓生活苦透苦透,石库门老屋里就像滑稽戏里的上海72家房客的状况,有的小阁楼里群居了10个人,还有臭虫咬人,真像旧儿歌所述:“六月里的小囚真苦恼,苍蝇叮来蚊子咬”。那一年夏天最高气温≥35℃高温日达55天,每到午后气温飙升,人好像闷在煤球炉里,热得你死去活来,头昏脑涨,人们拼命摇着破蒲扇,扇来的还是热风,解暑降温的冰激凌、荷兰水、雪糕棒冰又不是人人有条件吃的,漫画里的“三毛”当年避暑最好的待遇是,冷井水把凉冲,臭河滨里来泡脚。入夜,八仙桥、打浦桥、曹家渡附近马路边许多人草席一铺,水门汀当席梦思,自来水当可乐喝,这时,马路边露天说书的,唱戏的正好大显身手,赚点小外快。弄堂口打康乐球的,穿木拖板的,卖西瓜的,卖冰冻绿豆汤的,无线电收音机里唱绍兴戏的,为乘凉争抢穿堂风位置大吵大闹的,打麻将牌的,各种杂音传来,吵得人睡不着觉。

听我娘舅说,过去他家住南市三牌楼附近石库门底楼,有一年夏天大雨下了一夜,凌晨涨大水,一股股臭水涌进屋里,很快,水已经涨到膝盖,桌椅、箱子余了起来,老上海老城只要台风暴雨来袭,一定被淹,所以上海老照片中有许多发大水的景象。

老上海许多人吃的是井水或黄浦江或小河里的水,暑天很容易传染疾病,霍乱几乎每年发生,旧籍记载:“1904年至1942年,曾大流行6次,其中以1912年和1938年两次最为严重。1946年12月,原黄浦、老闸和新成三区流行霍乱。次年5-8月间又暴发流行,患者达4243人。”那时除了昂贵的盘尼西林外,没有什么好的抗菌素,夏天的痧药水、仁丹、藿香正气丸是当时市民的灵丹妙药,马路边广告到处贴,这些药生意好得出奇。

的道路,不合时宜。趁空便钻出跑道,来到近旁的小广场休息。

小广场中的树极高,阴凉也浓,棵棵间隔十几米,围着大树建有花坛和座位。空地中间,舞剑舞拳,打拳咚咚,合唱朗朗,一派生机。来锻炼的多是住在附近的中老年人,他们的老房子总是狭小逼仄的,因此一得空就散步到公园来,松松筋骨,会会老友,换换心情,延年益寿。

我静坐而观,远处的

上海今年夏天天气暴热,气温高达41℃,7月21日创造了40.9℃的史上最高温。上海徐家汇气象台站观测和记录气温是用放在离地1.5米的百叶箱里的温度计测得的。史料记载:1872年,法国传教士高龙鞑在徐家汇创建了观象台,1879年,观象台首次较准确地做出台风预报,揭开了上海天气预报的序幕……

老上海大暑天,电风扇是稀罕物,不像现在上海家家有空调、冰箱、淋浴器,住房宽敞,冷饮随便吃,双休日在家看看电视喝喝茶,饿了吗,手机一按,外卖送到,微信一点,西瓜上门,有条件的一家老少飞到阿尔卑斯山度假避暑得清凉,豪华游轮周游世界,马尔代夫看日出,澳大利亚观晚霞……

1934年夏,为上海罕见的大热天,7月12日极端最高气温40.2℃。黄包车夫脚底烫伤,码头工人热倒在船舱,路人中暑倒毙在街头。那年头,上海屋檐下沪人住的房子又窄又破,大伏天,老弄堂里垃圾遍地,老鼠乱窜,污水横流,城市卫生环境一塌糊涂,百姓生活苦透苦透,石库门老屋里就像滑稽戏里的上海72家房客的状况,有的小阁楼里群居了10个人,还有臭虫咬人,真像旧儿歌所述:“六月里的小囚真苦恼,苍蝇叮来蚊子咬”。那一年夏天最高气温≥35℃高温日达55天,每到午后气温飙升,人好像闷在煤球炉里,热得你死去活来,头昏脑涨,人们拼命摇着破蒲扇,扇来的还是热风,解暑降温的冰激凌、荷兰水、雪糕棒冰又不是人人有条件吃的,漫画里的“三毛”当年避暑最好的待遇是,冷井水把凉冲,臭河滨里来泡脚。入夜,八仙桥、打浦桥、曹家渡附近马路边许多人草席一铺,水门汀当席梦思,自来水当可乐喝,这时,马路边露天说书的,唱戏的正好大显身手,赚点小外快。弄堂口打康乐球的,穿木拖板的,卖西瓜的,卖冰冻绿豆汤的,无线电收音机里唱绍兴戏的,为乘凉争抢穿堂风位置大吵大闹的,打麻将牌的,各种杂音传来,吵得人睡不着觉。

听我娘舅说,过去他家住南市三牌楼附近石库门底楼,有一年夏天大雨下了一夜,凌晨涨大水,一股股臭水涌进屋里,很快,水已经涨到膝盖,桌椅、箱子余了起来,老上海老城只要台风暴雨来袭,一定被淹,所以上海老照片中有许多发大水的景象。

老上海许多人吃的是井水或黄浦江或小河里的水,暑天很容易传染疾病,霍乱几乎每年发生,旧籍记载:“1904年至1942年,曾大流行6次,其中以1912年和1938年两次最为严重。1946年12月,原黄浦、老闸和新成三区流行霍乱。次年5-8月间又暴发流行,患者达4243人。”那时除了昂贵的盘尼西林外,没有什么好的抗菌素,夏天的痧药水、仁丹、藿香正气丸是当时市民的灵丹妙药,马路边广告到处贴,这些药生意好得出奇。

的道路,不合时宜。趁空便钻出跑道,来到近旁的小广场休息。

小广场中的树极高,阴凉也浓,棵棵间隔十几米,围着大树建有花坛和座位。空地中间,舞剑舞拳,打拳咚咚,合唱朗朗,一派生机。来锻炼的多是住在附近的中老年人,他们的老房子总是狭小逼仄的,因此一得空就散步到公园来,松松筋骨,会会老友,换换心情,延年益寿。

我静坐而观,远处的

老上海的酷暑

杨忠明

瑞兰

宋公明活了下来,但还不能行动,就派吴用带人打下了北京城,救了卢俊义和石秀。卢俊义也不白给,在打曾头市时帮忙捉了史文恭。宋江就力推卢俊义坐头把交椅,卢俊义死活不同意,兄弟们也不同意。宋江不好意思,就抓阄决定俩人各带一万人马打东昌府和东平府,结果宋江抓到了东平府。史进想立功,就说:“小弟旧在东平府时,与院子里一个歌姬有染,唤做李瑞兰,往来情熟。我如今多将些金银,潜入入城,借她家安歇。约时定日,哥哥可打城池。只等董平出来交战,我便爬去更鼓楼上放起火来,里应外合,可成大事。”

“且说史进转入城中,径到西瓦子李瑞兰家。”这“李瑞兰生得甚是标格出尘。有诗为证:万种风流不可当,梨花带雨玉生香。翠禽啼醒罗浮梦,疑是梅花靛晓妆。”难怪史大郎会与她相好,长得美呀。李瑞兰的父亲“见是史进,吃了一惊,接入里面,叫女儿出去厮见。”好久都不见了,突然冒出来,不速之客呀。李瑞兰看是史进,就引去楼上坐了,遂问史进道:“一向如何不见你头影?听得你在梁山泊做了大王,官司出榜捉你。这两日街上乱哄哄地说,宋江要来打城借粮,你如何却到这里?”已经知道史进到梁山做了强盗。

史进也不相瞒,说明来意还送了一包金银。李瑞兰“葫芦提应承,收了金银,且安排些酒肉相待”,回头就找父母商量怎么处置?瑞兰父亲说:“梁山泊宋江这伙好汉,不是好惹的,但打城池,无有不破。若还出了言语,他们有日打破城子人入,和我们不干事!”史进和宋江可能也是这么想的,谅李瑞兰家这样老百姓也不敢不合作。瑞兰母亲便骂道:“老蠢物!你省得甚么人事?自古道:‘蜂刺入怀,解衣去赶。’天下通例,自首者即免本罪。你快去东平府里自首,拿了他去,省得日后负累不好。”还是告发的。两人争来争去最后决定偷偷地报官。史进都没有反应过来,就成了阶下囚。他倒是很英雄,怎么打都不招。

宋江没辙了,就“备细写书与吴用知道。”吴用听了很吃惊,连夜从卢俊义那里过来帮忙,说:“兄长欠这些主张,若吴某在此决不叫去。常言道:‘歌姬之家,讳‘者扯巧漏走’五个字。得便熟闲,迎新送旧,陷了多少才人。更兼水性无定准之意,总有恩情,也难出虞婆之手。此人今去,必然吃亏!”还是智多星明白,建议先打汶上县,老百姓就会往东平府里逃,让顾大嫂乔装打扮混在人群里潜入城里,和史进说好在城里放火接应宋江人。谁知道董平那么厉害,宋江一时半会打不下城池。顾大嫂也没敢放火。

看看,这史进没有立功过,想立功还失败了,还败在了歌姬手里。如果他是个孝子就不会恨气死母亲,败光家业,就不会和歌姬交好,也不会这样失败。他一事无成,做强盗都不能立功。城破之后,“史进自引人去西瓦子李瑞兰家,把虞婆老幼,一门大小,碎尸万段。”不能和好汉玩心眼啊!但这又有什么用处呢?史进还是没有能够立功。史进和王进相比真是不啻天壤之别、燕雀鸿鹄之别。水浒从史进出场到此算是打了一个挽结。孝不孝很重要。很快,梁山泊在宋江打下东平府又帮助卢俊义降服“没羽箭”张清并得了“花项虎”龚旺和“中箭虎”丁得孙以及“紫髯伯”皇甫端后,完成了大聚义,宋江坐了第一把交椅,卢俊义坐了第二把交椅,其余人等也排好了座次。

早起,人闲散得不得了,不知不觉乘了地铁,往襄阳公园走去。

襄阳公园原是法国人建的,已久有年岁,这里的梧桐和香樟,都十米高:合抱两人,亭亭如盖,一片浓绿翠青,远望即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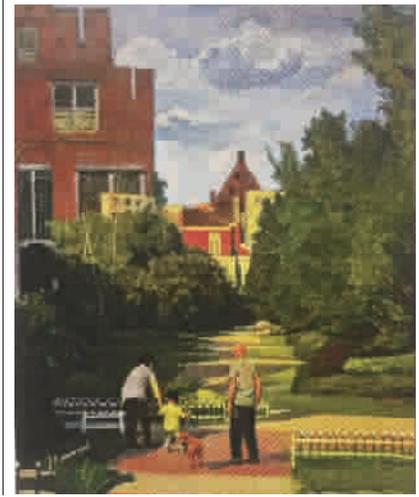
过了淮海路,我兴冲冲向闹中取静的都市森林走去。眼睛盯着那些树冠,头脑里《小石潭记》诵念不止:日光下彻,影布石上……凄神寒骨,惘然幽邃。待到

襄阳公园

雨言

一入大门,便知道那是我浪漫的理想罢了。

公园里好不热闹!白头发,黑头发,金头发,五湖四海,各色人等一阵匆忙。普通话,上海话,外国话,三言两语,七嘴八舌淡山话海。跳拉丁,打太极,排合唱,七手八脚,风



红房子

（油画）莫非

我1915年6月出生。曾祖父和祖父都是私塾先生,家里挂满书法,从小就看。5岁开始识字,6岁写字,7岁用毛笔。小时候帮助姑母为保存的字画晒霉,就照着描画。少年时开始师从童心录等前辈学习书画篆刻,并对诗文书情有独钟。28岁拜师张石元,入虞山画派。楷、草、隶、篆,师承传统,求新求变。喜欢篆刻,轻重顿挫,金石留痕。家庭熏陶,良师指点,天赋兴趣,悟性勤奋,使得我舔墨吮笔百岁又三。

我曾经两度赴日本举办书画展,出版有《顾振乐书法作品集》《篆刻基础八讲》《腊梅元素——顾振乐诗文书画》等书籍。中国文联给我颁发“从事新中国文艺工作60周年”荣誉证书,西冷印社授予我终身成就奖……

几年前,我在电视里看到小学生写作文用电脑,心里颇为感慨:许多外国人到中国学毛笔字,但是阿拉很多小孩子用惯电脑都不会手写字了。书法几千年传下来,中国人不一定个个成为书法家,但中国人应该都能使用毛笔写好中国的文字。我决定拿出10万元在街道成立基金,开展青少年书法教育,举办书法比赛,鼓励小朋友们学写毛笔字,免费提供纸、笔、帖等。当时有位素不相

识的企业家听说后立即出资10万元。考虑到20万元很快会用完,我就去嘉定找一个做老板的亲戚,劝说两次,对方同意出资30万元;我有个学生又给了10万元。这样,一共60万元青少年书法基金,华阳街道每年举行书法比赛,给优胜者颁奖,已经举办了3次。今年我准备和区书法协会沟通,把青少

诗书画印延年益寿

顾振乐

年学习书法、学习传统文化的活动再进一步推动。

我是2000年从湖南街道搬到华阳街道的。多年来湖南街道领导干部换届都来探望我的。他们办公室还挂着我很多的作品,我很感动。2008年汶川地震,我在华阳街道捐款1000元,又特地去湖南街道捐1000元。我跟这两个街道都有感情,都去捐款尽一份心。

我是老年人,很关注老年人生活。从2000年搬到这里,每年岁暮我都给居委会捐款,希望帮助困难老年人过好个年。从第一年捐300元开始,每年递增,至2016年捐

款4000元。去年我在报纸上看到,在奉贤区,80后周丽娟十多年坚持照顾困难老人的报道,很感动,给报社打电话后和小周取得了联系。经过询问得知他们“同心梦志愿服务社”帮助老人有经济困难,我决定每年捐3万元,已经捐了6万元。年轻人有力出力,我年纪大了捐钱也是尽力。

我做这些事情,不图回报,子女都支持。我们家不是大富大贵,所有捐款都是我多年积蓄。去年获得“上海慈善之星”称号,有人说我有大爱,其实没想那么多,我从小有同情心,希望大家都过得好好;希望传统艺术有更好的传承。

我今年103岁,大家都说我看上去七八十岁,思路清晰,问我长寿秘诀。我得过三次癌症,现在还在治疗。每次都告诉子女不必瞒我。为了配合医生做好手术,虽痛极亦须顶得住,医生护士都说我意志坚强,感叹我的康复是奇迹。每天画画写字一个多小时就是健身。不求名利,处事平静,心态良好,子女孝顺,延年益寿。

用生命点燃生命,用生命感动生命。

